



南江文鈔卷八

餘姚 邵晉涵 二雲



與程魚門書

在都時荷關注殷勤別後屢蒙記憶無任感佩從河
學士處得悉懋祉清嘉藉慰遠念臨行時以續修宋志
見屬客中書少未遑屬筆近日撰爾雅正義略得梗槩
邗疏爲官修之書勦襲孔氏正義割裂缺漏視明人修
大全不甚相遠如李巡九州注備載於公羊傳莊十年
疏邗氏祇就禹貢正義錄其八州而不及營州蓋并公
羊疏尚未寓目也今先正六書次述古義多引唐以前

諸儒之說宋人好爲新異或乖本訓取證差少三年可得成書當繕彙就正宋史亦時爲校勘事迹牴牾無論元明人著述卽王氏東都事略未敢信爲實錄也新得考異一卷寬以歲月或可成編耳

與吳百藥侍讀書

別易會難昔人所歎南歸後吟望爲勞回憶三載周旋如一瞬耳近得裕仁書敬悉道履清和遙爲歡慰晉涵浪迹江淮徧歷黃山九華敬亭諸勝素承清誨頗能擺脫塵俗隨遇而安惟硜硜之性不能從俗俛仰動多尤悔長者何以教之作詩亦無長進誇多鬪靡非性所好閒事應酬卽時毀橐山曉獨行江平晚渡清景在目時有會心略得數十首道遠末由就正爲之惘然永東事得就緒否大集當益宏富賓朋唱和不寂寞否彈指閒又覺四壁商音蕭蕭落葉矣清燈半夜快聆磊落雄談

至今攬我心也天漸寒伏惟珍重加餐不戩

與吳春巖書

彭四兄寄到去臘手書藉慰遠念又見孫先生來翰稱
吾賢勵志讀書殊屬可喜春秋四傳當次第卒業先正
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惟精熟始能得新義也窗課
不知作何等文字想孫先生自有定論無容芻蕘見索
宋遼金元明宮詞僕已悔其少作矣牽率之詞不足閱
也近讀經稍有端委偶有論撰大段似無差謬成書後
或可傳鈔同人互相商酌耳諸惟努力自愛不旣

與吳衣園書

知己天涯經年不得手札悵何如也閱家弟海圖南信知荷垂念繼得羅二臺山書備悉都中故人無恙甚喜甚喜科場事偶有得失不足介懷足下天姿伉爽敬承庭訓勉爲用世之學豈必較量一時遇合哉讀史當有端緒英識偉論可賜教否前書有云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芻蕘之言無以踰此願足下勿忘此意也僕明歲仍在安慶坐館客遊無善狀亦無窘步時理故業將以按討軼文考撰同異新輯爾雅正義已具草槩三年可繕清本孟子述義儀禮箋當次第成之惟宋志

南江文錄 卷八 四
功用浩繁隨時編輯要當期以白首蠹魚結習宛轉文字閒不敢信爲可傳聊用備遺忘耳近況想安吉風便千萬惠我德音會面不可得見手書如會面矣可復緩乎一笑令親陳椒崖先生在都中否肅心馳問祈致拳拳令兄大哥興居清迪孫三兄仍在永東耶統候不旣

與朱笥河學士書

重九日附簡問安諒登記室入冬來道體清和伏惟萬福晉涵就館後眠食無恙從者一人日事舉業精廬晝掩可終日讀書唯聞見日以陝隘偶有疑難又無從質問北望輶車輒有不能奮飛之感居常繙理舊業竊見前哲傳記一篇之中立義稱名辭皆有定體惟坊記表記緇衣三篇以子云子曰子言之閒代成文誓刻不一閒爲之覃靜研覈排輯倫理乃知坊記以下四篇確爲子思子所作其稱子曰者夫子之言也其稱子云子言之者皆子思子之言也前後四篇或後引聖言以證成

其義或先述祖訓而敷暢厥旨節次相仍皆有精意其得家庭之彝訓者既具著於篇矣而於論語之撰自及門者亦取徵焉此子思子之體也先儒誤以子云爲夫子之言遂以述論語爲疑因有疑爲後時掇拾不盡純者昧於信經勇於疑古殆未之思乎四篇之出於子思不獨沈休文一人言也司馬貞史記索隱多引禮記諸篇惟緇衣獨稱子思子則知子思子至唐猶存而唐人尠爲之表章者全書旣闕惟此四篇幸得附存於小戴之記俾洙泗淵源猶有可考儒者宜奉服之讚述之不暇而宋人反多所疑論道之不明也豈特青蒼黑之相淆亂哉鄭康成網羅大典囊括羣言惟四篇之註條理未整如葉公當作祭公顯屬傳寫之譌尚未及是正晉涵不自揆欲俟爾雅正義成書之後取大戴記曾子十篇小戴記子思子四篇別爲之註以配論語孟子孔曾思孟實謂四子大學存於戴記固與幼儀內則爲本末有始有卒者聖人之道固不可偏舉其一也伏祈誨定救其昏瞶幸甚幸甚近又取東都事略與宋史對勘核其詳略同異先成考異一書爲將來作宋志彙本事迹牴牾未從審定彌深固陋之慚耳

與朱笥河學士書

十五日接讀教言知按試鳳穎所至得人遙爲忭舞六安祖祠得高軒見過畱詩刻石不勝承光感德之至伏念先九世祖歷仕閩楚所至有循聲去後見思遺祠久而不廢向有六安政譜國初尚存家世寒微未及送史館求爲立傳馴至淪佚今得大人先生爲之表彰微蹟發揚光彩世世子孫感且不朽將來求得石刻當勒之家乘永爲傳世之寶也謹頓首頓首先爲鳴謝備聞浮山之勝清景在目蓮華欲露當與白嶽五老出雲同作他年嘉話矣晉涵自二十歲得失血疾束書不觀者

數年憶初得見於擷英書屋蒙教以鄭注之精粹漢易之源流退卽取其書而讀之歎爲不易之論自去冬遠道相依追隨朝夕屢承明訓復理緒言轉有遺其顛末者豈非晉涵不知好學將終於暴棄無成乎私心惶懼願從此專一思慮肆力遺經或可稍副先生之期望也館中自時下詩文選本外惟有後漢書一部近勸主人往蘇州買書尚未到也日取九經正義讀之勉力爲爾雅疏其義之創獲者如呶息也引詩昆夷呶矣繇憂也引詩我歌且繇勗膠也引左傳不義不貳玉篇云勗仍與勗同仍得之於字書草木蟲魚以今名釋古訓惟玉篇爲可信

陸羅多億必之說乏蓋闕之義慎取一二不敢盡從也九府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地闕今求其地惟鄜梁山爲近之職方曰正南荆山其利齒革鄭注曰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漢書地理志曰武陵郡義陵縣有鄜梁山山在今辰州府土人呼爲頓家山又左傳宣二年正義引吳錄云武陵沅南縣以南皆有犀兕沅南正今辰州地也然則鄜梁信有犀矣爾雅釋九府猶職方言九州之利祇就其方之鎮山而言之非必財利所出盡取之於山也會稽之竹箭豈可謂揚州之利悉取給於紹興之山哉又張載劔閣銘云巖巖梁山積

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褒斜又似
荆梁二州之山皆可稱梁山矣疑義未析伏祈進而教
之汪氏雙節紀事未知已屬稟否汪君求先生之文切
於夢寐其愛惜雙節詩文一冊甚於珠玉望卽見賜還
爲禱晉涵定於十二月初六日起程歸里書院之局未
定聞諸道路知鄭誠齋先生來主安慶書院甚屬相宜
閒雲野鶴遠近惟依戀之私耿耿不忘耳

與朱笥河學士書

三月中從壽州寄札候安不知達否入夏來伏惟清善
遙切企緒晉涵到正陽書院僻居鄉曲終日爲諸生調
朱墨課伊唔宛然村教書面目時有老頭巾及鄉里豪
右繆爲恭敬終日曉曉於前大非弱幹所堪門前淮水
新漲彌望十餘里月影波澄漁歌閒作此閒得少佳趣
然故鄉遠隔二千里寄信甚難每見風帆卽動歸思爾
雅正義隨時編戢尚未得定本唐裴瑜爾雅註未知全
書尚存否今以西陽雜俎所引者考之如以鷓爲九頭
鳥本於韓詩其書當有可采羅存齋爾雅翼詞條豐蔚

然舛譌亦復不少如子嵩之爲秭鳩一名買鷓以音相
轉太史公書所謂百草奮興秭鳩先津也離騷恐鷓鳩
之先鳴反離騷作鷓鷯字形禪變卽所謂鷓伯勞也羅
氏用舊說以買鷓卽鷓鷯則誤矣菴騷也从鳥不从馬
有詩疏引鄭志可證而羅氏仍俗本作騷黎山爲檣枌
白爲榆有毛傳及孫炎註可據而羅氏不能析言之其
餘宜詳而略宜略而詳者甚夥不獨多引荆公字說爲
全書之疵累也晉涵見聞淺隘又立說必本前人不致
臆決偶有所得敢質言之如翦勤也翦當作踐有鄭註
玉藻可證順陳也當引坊記引君陳曰女乃順之於外
但漢儒未有言者疑不敢定惟先生有以定其訓詁敬
求亮察去歲晨夕追隨得執業請益自秋杪拜別瞻矚
靡從翹首行旌魂神飛去計日而俟或秋末可到鳳陽
謁見耳

歸貝耳

輿論曠首行致此弊去指日而歸茲疑末可怪則
未察察夫道氣之與割於時業請益自林妙我以
出美論未言言皆錄下道或神去止亦以或其所

與章實齋書

實齋六兄足下別離如昨倏及三旬想興居安吉校文
餘暇未知文史通義新有撰述否自周官之法失其傳
六藝乖散校讎諸家紊而不知其統綴學之徒無所承
受昧者受罣牢黠者操奇譎憫然奮筆以眩耀時人之
耳目其術愈岐其迹亦屢遷其去康莊也愈遠誠得爲
之安定其辭釐正其體如衡之懸如規矩之正無巧工
不巧工率依倣以從事世相守以成法而罔或離畔以
去也不誠六籍所賴以昌明哉足下以伉爽之識沈鷲
之思採七略之遺意娓娓於辨章舊聞考撰同異校讎

之得其理是誠足下之責也僕自少讀書中無條貫不能爲原始要終之學性好古訓惟思攬拾佚文求經師相傳之訓別後閉門授徒討論舊業每慨去聖久遠古義漸淪秦火而後建安以前師法失傳古書之所由散亡者蓋有三焉其一爲劉歆之移書太常而博士置不肯對也前此者則爲武帝之立博士後此者爲班固之藝文志漢興圖書尚存老師宿儒散布天下陸賈之所稱述賈誼之所誦習不必盡由齊魯諸儒所授也文帝以不世出之主表章五經及諸子故孟子爾雅皆得立於學官其時又有命世之才爲之彰明禮樂審定經

制使賈生無鄧通之譖文帝享百年之壽博士之業不廢古書盡出儒效用顯則柱下之藏焚而不亡矣景帝尚刑名儒術旣絀武帝號爲好儒頗引文學之士屢下詔曰禮崩樂壞朕甚閔焉然武帝雄才多忌止取專家屏絕眾說又性好詞賦不能宗紹經訓在廷之臣多齷齪淺隘好同伐異莫爲推廣德意五經博士塵得仍而不廢崇尚公羊至禁衛太子不得受穀梁抱殘守闕之弊見乎此矣夫文帝申廣厲之制而興起者寡武帝開天下以固陋之習沿習至千百年而未有已豈不哀哉劉歆雖以移書見嫉於俗儒猶幸得校祕書續成七略

考子政之爲七略也將以敷讚聖訓網羅羣言彙公車
所徵寫書之官所上者而各順其職分著於錄而靡有
遺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此子政平日
稱述之言而子駿聞而習焉者也班固藝文志襲用其
例然實有缺略不備者如子夏易傳漢初諸儒私相傳
習得上祕府遂得著於七略王儉七志尚仍劉略之舊
而班志無之是必班固因其不立於學官削而去之也
今子夏易傳僅見於李氏集解者語皆粹然無疵可信
爲聖門所授自班氏不載於志浸至散亡遂有偽造全
書以惑人者追原本始皆班氏階之厲也易傳卽不出

於西河書藏於祕府亦當著於目錄辨其由來使天下
後世明見其得失乃懵然莫辨猥以不載絕之是與於
絕聖離知之甚者外此若魏文侯孝經傳賈誼左傳解
詁皆先哲之緒言後人徒以漢志所無棄而不習馴至
淪亡又緯書之興始於周末盛於元成太史公首述其
言京房李尋遞推其說斷無向歆父子不見緯書之理
亦斷無見其書而不載其書之理今漢志無之是亦班
固所削也夫緯書誠多鄙別字不經之言然亦有聖人
遺訓貫徹三才之理擇而辨之可也削而去之不可也
夫建武永平之時去古未遠緯書盛行孰爲周末所流

傳孰爲哀平所增損當有端緒可尋盡去其籍則其書出之早晚後人何由考證焚於隋闕於唐盡亡於宋陋儒之弊等於焚書不得爲校書者辭其咎也竊意班志所載其稱凡如千家者皆刪取劉略之餘其新入者則班氏所附益附益之不當鄭樵已譏之矣又孰知其妄爲進退不詳不備之言一至於此哉足下銳志欲復七略之舊宜取劉向別錄散見羣籍者合而抄之以存劉之遺匡班之誤以求六藝之本原幸甚幸甚然竊有規於足下者以足下好無益之戲而不專力於論撰也歷觀古人著書覃思極論惟日不足不敢參以游移精神

及於百年則傳之百年矣精神及於千年則傳之千年矣師曠調鐘知音在後賴其器之長存也赤白銑於之不準斂審律分呂之手而不搏拊奚所望於達者之不失聽哉望及時孟進勒爲一書質前後傳不傳亦有命焉默待已耳僕又感於古人之書有前晦而後顯者昔年抄錄韓詩心好薛君章句能得太傳之意爲章句者自宋元諸儒皆以爲千乘太守薛漢也讀唐書宰相世系表知爲薛夫子所撰而子漢傳其書後漢書馮衍傳注亦引薛夫子章句當得其實曾舉以告友人或曰世系多傳會之言薛漢字公子安知馮衍傳注非公子

之譌乎繼取後漢儒林傳考之始知薛漢傳中有缺文當云父夫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刻本脫一夫字遂至文義不明耳薛君長於詁訓學士所宗而姓名若泯若沒雖好其書者莫克知其人能不爲長歎哉雖然薛夫子去今二千年尚有求其書知其人考其終始者是亦所謂旦暮遇之也特患力無可傳耳書有可傳復何恨哉寒夜獨坐相念甚切信筆覩縷何異徽州使院中對飲小樓商榷今古乎然終恨足下之不能面論也

上錢竹汀先生書

秋閒從笥河學士得讀手書敬悉道體清和伏惟萬福晉涵得承訓誨勉以讀書南歸後復事奔走不能專一思慮肆力於六經深用惶悚近思撰爾雅正義先取陸氏釋文是正文字繼取九經註疏爲邢氏刪其勦襲補其缺漏次及於佚書古義周秦諸子暨許顧陸丁小學諸書自春初卽事編輯中間登涉山水校閱試卷不免時有作輟又行笈不能多攜書籍學殖淺薄見聞陝陋粗舉大略尚未得其條理也竊意字爲子而有義物相比而爲訓原於上古達書名布方策別國殊方瞭然其

喻孔子贊易公穀傳春秋凡詁釋字義多同爾雅皆自然符合非必取証於書自道術裂於周末墨子經篇體仿釋言而作義多偏駁韓子閒釋字義亦近附會蓋訓詁亡而大道隱矣孔門弟子廣益周公之書統爲訓釋微言未絕端賴此書自齊魯韓之詩亡鄭君之書不盡傳於世古字漸稀古義漸佚今世所存經籍較郭氏所見已不逮矣況至稽兩漢諸儒之盛乎今據所見之書稍爲疏證如美長也引詩江之美矣見說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騰見玉篇穹大也引詩在彼穹谷見文選注賓服也引詩莫敢不來賓見虞翻易注謚靜也引今文

尚書惟刑之謚哉見史記集解孳聚也引詩百祿是孳

見說文繇喜也引詩我歌且繇見廣韻枿餘也引詩包

有三枿見漢書注夔隱也引詩夔而不見見郭氏方言

注韜膠也引春秋傳不義不韜玉篇曰韜與韜同芾小也引子

夏易傳豐其芾見易釋文塙塙喜也引詩塙塙舞我見

詩釋文詵詵亂也引詩誨爾詵詵見禮記注其得諸遺

經古訓者舉類此他如省善也見皇矣詩箋及禮記大

傳註諒厭也猶雜卦傳云豫怠也皆義之常行者郭氏

偶未及詳今悉爲疏明以祛疑惑釋樂註閒有闕文今

取宋書相參定疏草木蟲魚祇釋其從唐以前諸儒成

說証以今名如萊爲白藪本玉篇龍卽龍古見管子注
由胡卽白蒿本大戴禮秀萋卽蕪菀本說文儼爲鯨魚
本劉逵蜀都賦注輿爲鳩鵠本玉篇守瓜爲忿鼠本司
馬彪莊子注鷦爲鷦雞本郭注穆天子傳斯皆爲義之
確然可徵者陸農師好穿鑿之辭羅存齋多億必之說
慎而取之不敢碎義逃難強至皮傳也舍人樊光李巡
孫炎之注散見諸書悉爲徵引用扶微學廣異聞郭氏
撰著之書今多廢缺若三蒼解詁毛詩拾遺子虛上林
賦注遺文散見義有相通悉爲附入字體則以陸氏爲
正惜陸氏所定之本尚有未盡者邠國當作汭國泥丘
當作坭丘旣不能校定俗本式從古訓釋宮曰堂上謂
之時有玉篇可據俗本誤作時釋丘曰窮續汭通谷激
當以水經注爲証俗本誤作窮瀆汭谷者徵陸氏略無
考定又少証引讀者不無遺恨焉禮記及李孫爾雅本
皆云魚曰作之郭本作斲孔冲遠未審所出按公羊成
二年疏引樊光爾雅注曰斲斲也是郭氏用樊本也說
文引爾雅曰汝爲涓郭本作瀆按水經注汝水東南逕
奇雒城西北瀆水出焉世謂之大灑水此大水溢出別
爲小水之名也若涓水出馬耳山注澨水與汝水不相
及矣郭本是也郭氏注爾雅密於註它書如言狒狒猩

猩之形狀視山海經注較爲雅馴上林賦注以鷓爲鷓
鷺及註爾雅復存張氏白雉之說毅白犴子注賦則詳
註經則略其略也蓋其慎也前後時有疑義甚夥道遠
末由執卷請益每用悵然伏祈賜以明訓啟其愚蒙幸
甚幸甚晉涵明歲在安慶坐館勉力爲之三年可定稿
本見聞陝隘不敢爲郭氏功臣隨時編輯用備遺忘願
先生有以進之也宋史亦時爲繙閱就所見之書考其
同異事迹牴牾無從審定彌深固陋之慙耳笥河學士
好金石文字所至必有梭羅最古者李陽冰謙卦碑當
塗縣三字三天洞蘇道源題名也最有關於史事者汪
仲容墓碑瑯琊山進士小錄牟子才脫鞞圖泛舟圖及
采石祭張飛卿文也得之最奇者遊青山東麓有短碣
橫培山脊維時宿雨初晴朝日未出從密菁中與同人
挽苔剔蘚摸其字而讀之知爲淳熙二年張子顏遊謝
公池詩也子顏將家子刻元和郡縣志當時稱其好古
今遺句猶不泯於世斯亦奇矣聞獻之世兄近遊京師
所著小學書得定本否近得李君芝畹札聞粵東有胡
亦常者善屬文近在京師否晉涵不獲同侍函丈親領
教言北望慈雲彌深眷戀

庚子科廣西鄉試策問

問治經必通訓詁博稽制度進求義理以達諸躬行漢
儒傳註遠有端緒名物象數考覈精詳唐人疏以闡註
相輔而行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毛詩禮記最善易書次
之惟左傳疏引證太略何歟賈公彥周禮疏融洽先鄭
後鄭之言閒示折衷能得禮意而儀禮疏前後牽合轉
有失康成註意者何歟夫纂自一時編自一手而其書
自分高下豈所得有淺深抑其援據六朝舊說詳略不
同搜羅有未備去取有未當也徐彥公羊疏多引圖緯
楊士勛穀梁疏好爲辨難堪與孔賈並稱歟至宋初所

南江文金 卷八
輯論語孝經爾雅疏及孟子疏果可肩隨於唐人歟程
朱以明體達用之學發明經義析理之精遠勝漢唐因
言考事殆所謂身體而力行者歟方今

聖朝昌明經學造就多方諸生服習經言將由本以該
末式訓以禔躬講求有素其對以所聞

問史家體例劉如幾分史記漢書爲二家史記爲通史
漢書斷代爲書法漢書者後漢書三國志以下諸史是
也司馬遷受春秋之學於董仲舒易編年之體爲紀表
書世家傳網羅放失成一家言後李延壽南北史歐陽
修五代史合數代爲一書體近通史然較之史記名似

而實殊能發明其義例歟司馬光通鑑易紀傳爲編年
補遺辨誤條理秩然勒成考鑒資治之書較史記體殊
而義合能旁推交通申明其說歟鄭樵有志於通史用
史記體撰二十略以廣八書紀傳世家取諸舊史而省
其重複將以囊括古今經緯終始去偏黨之私成條貫
之學其命意甚偉然卷帙浩繁前後舛誤不可枚舉能
言其得失所由然歟至於前人史評史論又孰有可採
者伏讀

欽定綱目三編微言大義燦於日星衮鉞所垂昭信萬
世士人讀書論古仰承

聖訓奉爲遵循久矣各述所知者著於篇

問大戴禮記言五帝之德南至交阯則廣西在唐虞以前已屬中土通典謂兩廣在禹跡九州之外然禹貢東漸西被各言所至唯朔南不爲之限知其聲教所暨者廣通典所云殆不足据爾雅釋地多述殷制其言四極曰南至於濮鉛郭璞謂濮鉛之內爲北戶酈道元水經注北戶在交州則廣西固在四極之內秦漢以後郡縣之分合州道之改更備載史志能縷悉其沿革分數其疆域歟山峙水環鍾爲都會山則五嶺得其三水則三江滙於一山名屢易水道屢遷尋其脈絡窮其源流究以何說爲定外此若句漏列於圖笈靈渠關於水利締造何代創始何人形勝之雄秀能言其大槩否述廣西風土物產者如桂海虞衡志嶺外代荅諸書皆遠方僑客所紀載或傳聞失實或沿襲承譌以今証古有可挾摘其誤者能舉其一二歟生長其地善言土風詳悉具陳以爲

當宁獻

問士習淳醜爲風俗所肇端敦樸之區易於倡導漢文翁化蜀遣高才生東受七經創興文學風教大行唐韓愈在潮州擇趙德爲師遂變嶺南之俗垂芳史冊代有

明徵廣西風氣樸茂士多秀異自陳欽陳元以左氏之
學顯於東漢士燮兄弟以治尚書著於吳偉人傑士卓
犖相望鄉先生遺教猶有存者景行前哲流播風徽能
備舉之否也柳宗元在柳州士以宗元爲師者其文皆
有法度可觀而教化所被至於民業有經公無負租出
相弟長入相慈孝豈非其教易行而其政易成歟則夫
順良有司之教束躬砥行爲四民之倡可不思自奮勉
歟朱子靜江府學記因學校興廢推言風俗盛衰其指
歸何在張栻三先生祠記宗先覺而求實踐期望於桂
人者至矣三先生之緒言牖世覺明可約舉數條其相

勉勵歟

聖天子久道化成宣昭雅治校士衡文先覘器識平日
蘊負盡詳晰言之

問積貯助於周制漢書食貨志始言常平倉其後義倉
社倉因時變通與民調劑何者爲最善夫沃土易委藉
瘠土少蓋藏消息盈虛歲功遞轉先事儲備裁度宜民
所云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糶者洵不易之良法
歟以粵西言之唐李渤有奏桂管常平義倉狀則嶺外
之置常平其來已久山田磽瘠田復苦墊潦農民不
知遠計遇豐歲則習爲故常至歲歉而仰食官吏昔人

所慮有不僅藉常平之貯者豈不在農民之自爲豫備
歟義田行於梧州義倉行於懷遠因其敦誼之俗籌其
經費定其規條圖其永久又在長民者加之意歟我
皇上仁恩普被春澤覃敷

壽宇延洪同臻樂利

詔蠲正賦藏富於民廣西黎庶咸含哺鼓腹歌詠太平
矣諸生將學古入官裕民之源當求實用剴切言之毋
隱

學校官田攷

學校官田者何卽周禮載師所稱士田是也鄭氏衆曰
士田者士之子耕而食之非其人不得與先王之所以
待士者至深厚矣我邑學校之有田也自宋始舊志學
故有土田山林陂蕩凡八頃有奇宋乾道四年前縣尉
史浩爲丞相守越市良田取其歲入以給鄉賢之後貧
不能爲喪葬婚嫁者附於學謂之義田慶元五年冬令
施宿亦市田養士元州守李恭括田數百畝益學者廩
餼泰定初守羅也速歹兒至正中守郭文煜皆清其侵
佔者邑人史華甫捐田五十二畝贍學自後歲久籍失

止存二十畝三分明萬歷三年以修葺學宮餘銀置田五十二畝零三分二十七年援例納監田一百八十畝沒官田二畝二分零二十八年巡撫劉元霖市田十九畝二分零三十年邑人駱尚志捐田四十畝共置田二百九十三畝八分有零學山七十三畝有零此皆載在記志班班可攷者也今年邑人請修志書余不敏承乏志事因爲鉤稽學田按之前明陳冢宰碑記及今現存檔冊實有學田學租名色鑿鑿可據者得田三百四畝八分五釐三毫悉登載志書以杜欺隱而昭覈實但學田者學校官田也今惟縣胥收其息問其賦出僅公款七十五兩有奇聞其賦入則茫無可稽也噫官司失守刁蠹朋興害已去籍之術工詭寄懸抵之弊作官田具在名存實亡其不爲剖分之瓜卽爲螯食之李矣可深慨也夫維時邑大夫三原唐君良有司也有志興廢舉墜乃移篆錢塘未獲終歲其事余故詳攷之以俟後之官吾土者時乾隆戊戌八月望日

秉華

私記曰先大夫此作其說已散見志乘未錄其

全也今於友人諸學博六泉處鈔得之閱今垂垂已三十年墨迹猶新音容已邈擗管不覺潸然嘉慶戊辰秋九月

周易鄭注跋

鄭君易注在北宋時猶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至南宋盡佚王厚齋尚書撰集一卷明胡孝轅刻附李氏易解之後姚叔祥爲補錄二十五則國朝惠松崖復事補正視厚齋初集之本較詳矣歸安丁君升衢篤志好古取胡氏惠氏本匡正其譌字補所未備積歲久始克成書綴香辨析用心至勤持以諗余余何以益升衢哉鄭君訓釋經文胥本雅訓古文假借舊疏間有未盡晰者泰初九以其彙古文作萑鄭作夤勤也按爾雅萑勤也萑音同萑夤聲之轉是鄭注本於爾雅也又釋

南漢文金 卷八
詰云寔速也郭注引詩不寔故也是矣豫九四朋盍簪
鄭云簪速也寔簪同音亦可與爾雅相證明其見於書
詩禮者更僕未可畢數略爲升衢言之願升衢有以益
我也

跋日本五畿內志

日本人并河永取其亡友關祖衡所纂地志重爲校訂
徧歷其五畿之山川邑里橋梁古蹟詳其興廢質其名
實閱五年書成凡六十一卷名曰日本輿地通志畿內
部亦名五畿內志日本有五畿七道二島此僅志其五
畿之疆域爾首載上書年月爲享保十九年甲寅二月
分列圖五曰山州圖曰和州圖曰河州圖曰泉州圖曰
攝州圖山州卽山城國和州卽太和國河州卽河內國
泉州卽和泉國攝州卽攝津國與僧奝然所記載於宋
史者相合山城國卽其國之京師稱爲桓武天皇所建

於中土爲唐元和閒也管都八曰乙訓曰葛野曰愛宕
曰紀伊曰宇治曰久世曰綴喜曰相樂太和國爲神武
天皇之舊都亦稱南都管郡十五曰添上曰添下曰平
羣曰廣瀨曰葛上曰葛下曰忍海曰宇智曰吉野曰宇
陀曰城上曰城下曰高市曰十市曰山邊河內國管郡
十六曰錦部曰石川曰古市曰安宿曰大縣曰高安曰
河內曰讚良曰茨田曰交野曰若江曰澀州曰志紀曰
丹南曰丹北曰八上和泉國管郡四曰大鳥曰和泉曰
泉南曰日根攝津國管郡十二曰住吉曰東生曰西成
曰島上曰島下曰豐島曰河邊曰武庫曰有馬曰菟原

曰矢田曰能勢宋史作畿內五州共統五十三郡今爲
五十五郡則後來所增置也此書所分門類前後參差
凡例云氏族附見祥異其編排之意殊不可解惟徵引
其國人撰著之書頗爲賅博辨譌覈實具見苦心卽如
氏族門先載受姓之始復擇其顯者人系小傳固足備
其國之文獻矣宋史載裔然姓藤原據此書則藤原實
爲后族明史云國主世以王爲姓又載其國王爲源道
義似乎王易爲源據此書則嵯峨天皇之子未封王者
皆賜姓源至仁明天皇復舉行其例則源實爲國族明
史載其國有征夷將軍源義滿而此書云源義滿世稱

名將又宋史載熙寧五年有僧城尋赴闕而此書亦言成尋爲神宗所召見六年祈雨而驗其可與正史互證者多類此惟所載秦人氏族如山田宿禰爲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淨村宿禰爲陳袁濤塗之後松野連爲吳王夫差之後文宿禰爲漢高帝之後下村主爲漢光武之後木津忌寸爲漢靈帝之後當宗忌寸爲漢獻帝之後檜前村主爲齊王肥之後高村宿禰爲魯恭王之後廣海連爲韓王信之後吉水連爲蓋寬饒之後氣紫史爲陳思王之後常世連爲公孫淵之後幡文造爲魏文帝之後牟佐村主爲吳大帝之後陽胡史爲隋煬帝之後疑爲華人居日本者妄引遙遙華胄日本人莫能辨也所載物產山城河內諸郡地皆宜麥宋史迺云土宜五穀而少麥豈傳聞之過歟雜蒔花木之盛亞於中土明詩綜載其使臣嗜哩嘛哈詩曰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非夸詞矣日本多戰爭攘奪之事此書略存事蹟而文詞蹇澀前後難以推究沿革歲月迄於慶長七年實明之萬歷二十九年也庚戌秋從曉嵐尚書假觀此書因識數語於卷末

書日本備圖後

圖爲難波陳人馬淵氏自葉菴所作難波者日本攝津國西成郡之川名或曰海濱數郡之總號也五畿之名與關祖衡輿地志同七道二島之名有可與宋史參考者今備錄之東海道十五國伊賀管四郡伊勢管十五郡志摩管二郡尾張管八郡參河管八郡遠江管十四郡駿河管七郡甲斐管四郡伊豆管三郡相模管八郡武藏管廿一郡安房管四郡上總管十一郡下總管十二郡常陸管十一郡宋史云東海道凡十四州蓋有上總而無下總也東山道八國邊江管十三郡美濃管十

八郡飛彈管四郡信濃管十郡上野管十四郡下野管
九郡陸奧管五十五郡出羽管十二郡國名與宋史同
唯邊江作通江飛彈作飛驒耳北陸道七國若狹管三
郡越前管十二郡加賀管四郡能登管四郡越中管四
郡越後管四郡佐渡管三郡宋史作狹此作若狹蓋後
來所加也五畿內志載延喜式云凡諸國部內郡里等名並用二字必取嘉名山陰道八山陰道八
國丹波管六郡丹後管五郡但馬管八郡因幡管七郡
伯耆管六郡出雲管十郡石見管六郡隱伎管四郡宋
史丹後作丹彼但馬作祖馬餘俱同山陽道八國播磨
管十四郡美作管七郡備前管十六郡備中管九郡備

後管十四郡安藝管八郡周防管六郡長門管六郡宋
史播磨作播磨美作作美竹其以山陽爲小陽則傳刻
之譌也南海道六國伊紀管七郡淡路管二郡阿波管
九郡讚岐管十一郡伊豫管十四郡土佐管七郡宋史
阿波作河波讚岐作讚耆餘俱同西海道九國筑前管
十五郡筑後管十郡豐前管八郡豐後管八郡肥前管
十一郡肥後管十四郡日向管五郡大隅管八郡薩摩
管十四郡宋史同其二島則壹岐封馬各管二郡宋史
有多藏島是爲三島今所無也合五畿七道二島共六
十八州二百二十八郡據并河永上書云養老年間約

爲六十四州屢經沿革至宏仁中爲州六十六後陞壹岐封馬二島爲州六十八州之名以定是六十八州之名自宋初至明末無大更改唯統郡時有分合而明史云五畿七道三島共一百十五州統五百八十七郡明詩綜詩話云拓地八道六十六州六百一十三郡未審據何時言之也壹岐島明史作臺岐亦傳寫之譌

書坊本僞斜川集後

蘇叔黨斜川集十卷絳雲樓書目有之徐巨源所謂千里致書求觀至寶也絳雲樓燬此書存沒無考張樸村云斜川集世或失傳以樸村久客玉峰徐氏而爲是言則傳是樓當未有斜川集也已丑子客燕中聞藏書家有斜川集刻本假而觀之則取劉龍洲詩而易以叔黨姓氏者按叔黨卒於靖康晁以道墓誌可證若龍洲往來諸公辛稼軒陸放翁孫燭湖皆南渡聞人後先年代不符舉其目即可辨其真僞而書賈乃敢互易姓名勇於欺人若此然則書賈所爲毋乃近於滑稽玩世乎自

宏治諸子妄言不讀唐以後書宋元人別集過而不行者幾及百載倦圃曹氏櫟下周氏收宋元文集於消沈漏奪之中以廣爲富以多相尚一時從風而靡其間作僞相欺者容或有之子獨惜叔黨以名父之子終身禁錮晚得一官卒以身殉國事而遺集不克顯著於世至使書賈作僞本以欺人而或以此反致真本之失傳此可爲掩卷而太息者也天壤甚大有心人相繼而起安知不有得斜川集真本而收而寶之者況叔黨忠孝之言風雨鬼神猶將呵護而不忍其淹沒見聞固陋如予終不敢以世有僞本而遂疑真本之亡也好古之士其愛龍洲也未必不如斜川書賈特震於大小坡之名而易劉以蘇所謂無識小人耳世之以僞相尚也久矣王逢年之外史徐燧之金鳳傳至今疑信相半此書幸以襲用龍洲之語故其辨易明設有妄男子撰一編以託諸斜川則幾於不可究詰雖然蘇門弟子諸集師授淵源莫不秩然有矩矱斜川集而果亡也斜川集而不亡也又何難辨其真僞哉

出又神變其真妙哉

燕莫不妖然有狀燕伶川集而果寸出除川集而不寸
齋除川集幾於不西突齋雖然燕門後于齋集而幾
龔用齋也之齋姑其燕長即姑育安長于對一齋以齋
齋半之小安齋之金鳳齋至今齋計半此齋幸以
是齋以燕齋齋燕齋小人耳廿之以齋計尚也八矣王
齋齋也未也不收除川齋齋齋齋大小齋之齋齋

書龍洲集後

坊本龍洲集與曝書亭書目卷數符合當是足本書賈
患龍洲之名不足取重於人也託之於蘇叔黨蓋龍洲
身後猶不爲人知如此南渡自和議旣成士大夫皆厭
厭無氣獨龍洲以布衣慷慨數歷兵閒不忘恢復之志
伏闕上書指陳無顧忌有國士之風生平爲朱子南軒
所許遊辛稼軒陳同甫之閒而終於潦倒同甫之晚遇
龍洲之不第殆南宋氣數爲之也讀其集感時撫事血
淚迸流如秋笳之淒烈如雄劔之戛鳴精悍之氣非同
時江湖諸子所及所謂言與行符者歟第二卷缺二字

南江文錄 卷八
第三卷缺七字第五卷缺一字第七卷有誤字第十卷
缺詩一首惜未得善本校之又清波雜誌載龍洲二絕
句今集中無之或原本所無或書賈妄有刪竄未可臆
斷也已丑秋假觀於益都李進士芝畹既卒業書以質
焉

書花王閣贍稟後

花王閣贍稟明紀厚齋先生所爲詩也先生生當萬歷
之季而其詩頗似宋末谷音諸作豈氣運轉移有不期
合而合者歟然谷音所錄諸人僅見數篇而先生遺詩
掇拾於塵封蠹蝕之餘尚得薈香成書亦可見文章精
氣歷久不可磨滅矣內閣學士曉嵐先生爲先生元孫
出示遺稟謹識數語於後

書胡封公遺卷後

夏邑胡曉山先生履素含章敷讚經訓河洛閒奉爲祭
酒屢受知於學使者尤爲大學士漳浦蔡公所推許願
數奇終躋棘闈鬱采潛耀式啟後昆今蘇州知府鑿泉
使君承庭告紬遺書昌煜世學用能惇化翊猷蔚宣治
效光顯於前施是則先生經世之學雖掩喑一時乎其
苞蘊所貽融耀演舒固迥且永矣余與鑿泉爲同年生
丙午春訪之於蘇州官署獲讀先生遺文暨漳浦蔡公
題識益信瓌章眞賞歷久彌彰若符冥契並以見鑿泉
之永思不匱爲足風也卷軸藏弄迭保於雲仍尚其篤

念哉

書桂未谷家藏壽幃後

曲阜桂君未谷攜其曾祖述菴先生壽幃出示同志皆康熙初名人贈言也中如李文貞杜肇余田山薑諸作皆情辭相稱雖獻酬之作要非率爾操觚可想見盛時士大夫之風雅矣歲丁酉余在杭州見許氏所藏朱提酒器十餘事形製古雅有若容五升之觥者有若容三升之觥者有若爵有若洗有若時氏所鎔素瓷者有若西江藍色瓷者各鑿姓名於側曰湯斌孔伯曰徐乾學原一曰杜臻肇余曰張英敦復曰朱阜卽山曰李振裕維饒曰耿介逸菴餘多知名士觀其器知其人測其酒

戶之大小以湯文正爲最尊諸公詩酒流連雖瑣事亦可傳也庚子五月未谷招飲於翁覃溪學士齋中偶徵此事學士曰有壽幛不可無侑傷之具子盍記之因牽連書於後

書魯府君墓志銘後

魯侍御春田述其先贈公及太恭人之懿行請其族人樂廬撰墓志銘樂廬能古文爲志詳瞻有法余讀之輒淒然以悲贈公以孝行聞於鄉黨方其自閩中奉父入都豈不欲晨夕視膳不忍一日離哉迺以貧故遠遊不獲終事侍御又以畱侍大父不獲視含殮此孝子終身之隱痛而凡爲鮮民者所爲菀結酸楚不能卒讀者也余與侍御爲同歲生數相過從門庭如寒素知贈公暨太恭人之清德遠矣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惟侍御克篤念之哉

釋親廣義題詞

爾雅釋親一篇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悉正其名名正而分定故儀禮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余撰爾雅正義備引白虎通義劉熙釋名與禮服傳相證明而於後世沿襲之譌偶推見其說未悉舉正也近見吾家芥山釋親廣義援古義以匡俗繆持論俱有根據殆所謂非古不道者歟芥山篤志經史之學此編其肇端矣

愛吾廬銘

有引

陶彭澤簡絜省曠舊巘家林寄情物外願心好異書薄
身而厚志其詩曰我亦愛吾廬又曰時還讀我書心跡
既遠時就樹陰風案披展卷帙與素心人欣賞析疑此
吾廬所爲可愛也汪駕部訥菴篤志嗜古插架數萬卷
歲癸巳

詔徵遺書大吏繕進其家善本汪君復錄存其副以資
省覽顏其室曰愛吾殆與陶公有同好歟余好書而無
力將就廬假未見書償所願焉爰爲之銘曰
積書之巖津逮者稀我有真愛萬卷紛披景卿呵護精

南江文錄 卷八
神貫之惠而推愛願奉一紙

劉忠介公像贊

有引

乾隆三十八年夏開四庫全書館四方大吏甄采書籍
進呈

上覽葢山劉子遺書嘉其立朝蹇諤致命遂志卓然爲
一代完人所撰經說及文集悉著錄

文淵閣四十年冬

詔表彰明末殉節諸臣

特賜諡曰忠介晉涵備員纂修官得先讀

溫諭具書於冊竊謂公之學本於意誠誠至則無不格
故能繫社稷之重折僉壬之心樹名義之防熄佛老之

南江文錄 卷八
燄雖遏抑於末季而百餘年後得邀

昭代

聖主之知語所云躬行有得者公實允蹈之矣晉涵少
慕公爲人長而頽廢不克承公之學今年秋見公遺像
悲感欷歔謹識贊語以伸平時景仰之私且以警余怠
焉其詞曰

夙齡私淑日子劉子今展遺容與夢見似公宣道筦經
綸至誠功操慎獨睟面潤身羣小側目正色立朝立誠
爲幹屹不動搖居朝日少居鄉教授古社證人德言善
牖人譖聿傳紹聞興起後公百年忝公鄉里年逾四十
曾未聞道對公之容撫膺自悼公有定論鄉曲非私立
廉振懦百世之師

南江文鈔卷九

年遐齡列傳

餘姚 邵晉涵 二雲

年遐齡漢軍鑲黃旗人由筆帖式陞兵部主事累遷刑部郎中康熙二十二年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遷內閣侍讀學士二十七年陞宗人府丞尋擢內閣學士三十年二月授工部右侍郎三十一年二月轉左十月授湖廣巡撫三十八年十月奏言湖北武昌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荊州襄陽等七府應徵匠班銀兩自明季迄今年代久遠匠役子孫或改圖別業遷徙逃亡或久

已故絕僅存戶籍缺價無徵所有匠役班價等銀一千一百八兩有奇有司欲副考成不得不代爲捐解或派累小民以求足額實屬官民交困查江浙二省因匠班無徵歸併地丁帶徵湖北事同一例請照江浙二省歸併地丁自康熙三十九年爲始刊載全書照例徵收每畝加增不過絲毫爲數無多而賦無闕額官民俱免賠累矣部議從之四十年二月給事中馬士芳疏劾遐齡徇庇屬員布政司任風厚老病廢弛不入大計得旨年遐齡明白回奏任風厚來京引見遐齡覆奏稱風厚辦事老成並無遺誤三月風厚抵京引見

上諭大學士等曰任風厚來見其年尚未衰老可以辦事如爾諸臣俱係老年坐而辦事必須老成歷練方能得當州縣官則不可若道員以上必以年長者爲佳不惟此也凡一省易一大吏一方百姓不能無累外官惟以清廉爲要如任風厚果係不堪總督郭琇豈肯徇庇任風厚仍赴原任馬世芳參奏不實以言官免其議處七月遐齡奏參黃梅縣知縣李錦於本年應徵地丁銀尚有三千一百六十五兩零未解明係虧空請革職究追尋又言黃梅縣會集萬餘人閉城三日不容署事知縣涖任革職知縣李錦無從出城得

旨交總督郭琇嚴審速奏八月郭琇疏言黃梅縣未解銀三千一百六十五兩實係民欠隨於七月催徵全完知縣李錦任內並無虧空黃梅百姓因李錦平日居官清廉聞其解任一時團集多人蜂擁不散生員吳士光等許爲約人赴省懇留久始解散亦無違抗情形請令李錦仍任黃梅知縣吳士光等復其衣頂奉

旨凡官員去留之權豈可令百姓干預聚眾肆行之風亦漸不可長該督撫庸懦無能平時不能約束軍民及至事出專務遮飾苟且議結殊屬不合李錦居官雖優不可仍留黃梅知縣任著令其來京於直隸附近地方員缺用吳士光等復其衣頂亦屬不合著解部發遣奉天郭琇年遐齡降一級留任四十三年正月遐齡自陳年逾六十衰疾日甚懇請休致得

旨準其原官休致雍正二年以次子羹堯平青海功恩加太傅一等公

賜雙眼孔雀翎三年十二月羹堯獲罪議政大臣等議以羹堯父遐齡兄希堯俱應緣坐論斬如律奉

恩旨年羹堯剛愎殘逆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聽從而向來視其父兄有如草芥年遐齡年希堯皆屬忠厚安分之人著革職寬免其罪五年五月卒

年八十三

特恩還原職致祭一次

浙江布政使孫公家傳

公諱含中字象淵號西林山東昌邑人祖諱乾元父諱爾周並以經術起家居官著聲績公少承家學課經史有常度不自假借讀書至丙夜無倦容隨侍宦遊襦袍布履周旋紈綺閒翛然自遠慎交遊坦懷誠告終日無戲言蓋儉靜勤慤其天性然也乾隆癸酉舉於鄉辛巳會試中式癸未補殿試選庶吉士散館改戶部廣東司主事戊子典河南鄉試庚寅復爲貴州典試官轉江南司員外郎京察一等授浙江寧紹台道歷江南河庫道江蘇松太道擢陝西按察使晉浙江布政使所至稱

職公在京邸嘗與友人論政曰吏治之肅擾恆視表率者爲轉移夫分課以事徵驗於民屬吏之臧否易明也而上官意旨所向先爲其所窺而因以迎其機而售其私久且爲其所挾有自好者於此喜于更張示以不測月正布令而中旬更焉始則縛之如束溼救過不遑繼則遇事觀望冀幸於新令之有變通也而與爲嘗試吾聞規矩誠懸繩墨誠設無巧工不巧工咸得率程以集事此在乎示民有常矣上游所轄其遊幕之士較重至於史胥徒役之設數每多於令牧豈藉以居尊而處優哉國家之祿糈豐矣倚畀重矣左右之人環而相屬從而假手焉甚且從而聽命焉已則憚勞而人皆惡逸乎已則席豐而謂人宜處瘠乎而又非挾摘爲明矯激以市聲譽也無私則不怒自威無怠則雖蹟不脛又曰從政以濟人也事上接下政有常經不量上官調劑之苦心而徑遂從事莅下則不審其才之盈絀而遽責效焉於事曷濟吾聞和平以養福未聞悻直以取戾若夫名義所在利弊所關當官而行復何顧忌哉聞者心謹之顧或疑公躬畏謙抑未能悉如所言及歷官南北悉與所言符四十三年六月道暍得疾謫謫以民事爲念語不他及卒於位年五十遠近聞者哭失聲

論曰公仕京師寓後孫公園余嘗見公門無雜賓圖書外無他嗜及公再莅浙中余適以修志在杭州始修詞館後進之禮謁公司署則公顛髮已半白矣余固疑公早衰又未嘗不歎公之恪恭奉職以圖報稱不自度其精力之難繼也公迎養其封公及太夫人於官署今年五月老人思歸故鄉嗣子若伊奉侍還里踰月而公歿公子若臯若夔在署弱齡未能撰行述公有故人曰蕭山汪輝祖走哭公退而語余曰公嘗稱道子之詩若文宜爲之狀余徵公家世及居官事蹟則汪君亦不克知其詳將俟訪求行事之備請排纂爲狀余固不敢辭也

旣而客謂余曰近時治喪之辰必有狀誄以侑報謝之簡今治喪有日矣恐不具公之宦蹟無以荅四方之賓督余爲家傳夫流俗之文多鋪陳官爵以爲榮公之莅政實有異乎流俗所爲者而鋪陳官爵之文又非余所嫻習爰就平日所知於公者爲之傳以余之疏於文辭固不難骫詘以從俗然公之宦蹟或因余文而晦能無懼乎余讀太史公書其傳公孫成子諸人多引空言而不敘實事然太史公傳循吏詳其事於世家而略於傳所謂言各有當也今將謂公之政績不煩件繫而自可表見於天下乎抑必詳其行事而始可以傳遠乎汪君

南江文錄 卷九
為余言公治官書夜輒達旦不自覺勞勩初居郎署奉使清釐天津旗地單騎往返經旬而事集海防之任治河之方陳臬之法岳牧之治所至奉為神明久而彌見愛戴若臯稍長當博訪故老補為行述以備國史館之採擇焉曾謂空言而無事實遂足以傳公平哉

例授儒林郎李君家傳

李君長白字素心順天大興人祖登蛟封中憲大夫父澍山西大同府知府君早歲開敏讀書通大義性磊落遇人不為諭諭熱直行其意通曉世務人以疑難告一言而決父之官山西畱侍其祖能色養以國子監生考職以州同注籍鄉黨稱之曰李君質重而神遠千里才也乃未幾而遭家難先是大同公久官山右有循聲視民間利病力行之不計利害嘗發常平倉出陳易新民便之顧以強項不善事上官尤為巡撫噶禮所嫉大同公娶於袁而宅袁有官御史者與噶禮有隙遂疑大同

公爲侍御私人也恚甚欲置之死倚撫無所得則以擅發常平爲罪當是時封公卒於里寢君方視含殮而大同之獄急君乃遣執友馮某馳之山西省視且出奇計以釋疑於行臺事得少緩然原疏稱盜用官錢甚夥大同公不置辨獄成吏責償官逋乃盡斥其生產不足又奔走求救於所知者或慰之曰孺子豈長貧賤哉事解行致通顯矣君流涕曰我知救父而已敢望榮名哉聞者感動得貸三千金寄太原知府趙鳳詔代輸於官書甫達而鳳詔亦被劾籍沒君恐其敗乃事而不能脫父於繯縋也夢寐中忽躍起數尺母拊慰之乃已會鳳詔具以事白乃得以寄金償官如約久之卒得奉父歸里家雖貧暇輒治具召賓客宴樂以娛老時人爲之語曰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不見李太守之瀕於死也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不見李太守之有良子也君少有經世才驟遭困頓而卒能匍匐勞瘁以免親於難以終其天年其性有過人者要其才足以濟之自往來燕晉吏胥乘閒以恫疑恐喝風波之震撼無日無之然當事多感其誠臧獲亦相依不忍去異時山西急遞至都率繫鈴於驟頸以相警及事平君聞道上鈴聲卽色變曰我聞郎當輒心膽墮地蓋君一生精力盡此矣君頎而豐面頰

南江文錄 卷九
美髭鬚衣冠莊飭議論多慷慨見者皆以遠大相期而不知其終身於憂患也父卒後數年山西屬吏有以侵兵餉被劾者有司稽故牘令舊時統轄上官分償之移檄大興治親屬君當償二百金未幾復有屬吏被劾者如前制當分償六百餘金君計無所出約居待罪旋奉母喪葬畢而疾大作沈縣遂不起彌留猶以未完父事爲憾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娶於徐有婦德徐早卒繼室以王能佐君盡其孝養教子有法後君二十二年卒君卒時年六十有一子二人兆嘉國子監生兆瑞雲南曲靖府平彝縣典史孫之英乾隆癸未進士

論曰私傳非古然東漢以來卽有之後之志耆舊紀孝節者則別爲一帙如君所爲不誠合古之惇行歟君所遭至爲不幸而卒能全其志君可以無憾矣困極而亨衍慶於後嗣適惟遠哉

徵士汪先生家傳

先生諱沆字西顯錢塘人系出唐越國公華後先世居徽州歙縣之槐塘村因自號槐塘考諱坤康熙甲午科舉人先生少穎異受學於厲徵君鶚得其指授卽有能詩聲爲學博涉無津涯歸於根極理要年二十餘以詩古文受知於學使王公蘭生補諸生當是時杭州才彥雲集先生以醇古淵茂之才爲時標準與杭先生世駿王先生曾祥符先生之恆張先生燴有松里五子之目總督李敏達公聘脩浙江通志及西湖志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

南江文鈞 卷九
廷試額溢報罷游天津客查氏水西莊查氏故耽風雅
喜賓客奉先生主壇坫焉

詔徵研經績學之士大學士史文靖公將以先生薦侍
郎齊公召南先期致意先生謝曰某於經未有得也且
吾母老矣豈可久畱都下哉遂歸先生以綴學之徒不
見古今大全而務鉤鈇章句碎義逃難審副實事率鑿
空而無依據其黠者又一切苟且徒文具無根源迺覃
思博綜究遺經以達諸史凡邊防軍政農田水利之沿
革四方疆域利病所在與夫風俗醇漓折獄輕重之情
頓五指而數之若振裘領幸遇

聖代治化郵隆憲章明備

五朝寶訓

殊批諭旨八旗通志氏族譜會典則例諸書宣示中外
得以恭繹默識推廣學識嘗語人曰公等但知讀古聖
人之書某所讀者

今聖人之書也聞者心折生平撰述多通達治體蘄得
實用不爲無益之言大府多招聘入幕代掌牋奏遇事
必盡言言旣行必盡力胥感其誠尤爲番禺莊公有恭
所知久而彌篤先生之學雖未及光顯於時而陰受其
澤者遠矣性肫摯執親喪哀毀盡禮終身孺慕兄浦有

學行省墓新安病卒子身扶柩歸以長子爲兄後事發
姪如母弟患羸疾護視之每飯必偕未嘗析箸姊適王
氏病瞽迎養於家惠周羣從及戚黨爲舉殯者三十餘
棺其孝睦之施於家政者如此先生尚廉約遇人和易
飲酒數升不亂談諧間作諦聽之悉中倫理篤於交誼
故人有貧窶者多方扶植之晚居鄉社編審師友遺集
自定撰著里黨奉爲典型其庭訓曰人富以七本自持
孝友爲立身之本勤儉爲居家之本謙讓爲處世之本
讀書爲明理之本豫立爲行事之本謹言爲遠害之本
而尤以閑邪存誠爲六者之本其顏諸堂論者謂

先生克副斯言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卒年八十有一有
盤西紀游集沽上題襟集津門雜事詩青囊解惑行世
槐塘文稿四卷槐塘詩稿十六卷論語集註剩義一卷
湛華軒雜錄四卷小眠齋讀書日札四卷詩話二卷全
閩採風錄二卷蒙古氏族略一卷汪氏文獻錄十四卷
新安紀程一卷槐塘識小錄一卷泉亭瑣事一卷說瘧
一卷稿藏於家配吳氏子三人長彭壽卽爲兄後者也
介壽早歿恭壽爲弟後孫四人曾孫五人
論曰丙辰舉制科者多雄駿君子先生暨元和陳安東
莊俱爲當事所招致聆其議論賈太傅陸宣公之流也

學者讀其書可想見其爲人東莊負氣多與人齟齬而
先生和粹然則先生所養深矣

誥封奉政大夫章公家傳

公諱錦麟字玉書號石亭會稽人祖諱廷颺紹興府學
生考諱允中廣西賓州州同擢永寧州知州永寧公生
子五人公其長也章氏爲會稽望族然累世讀書不事
家人產方永寧公之未遇也應順天鄉試不售考取史
館膳錄畱京師會紹興濱海潮溢里中饑公侍母家居
或終日不得食母倪太宜人於敝筐檢得銀扣一令公
入市易資餌十二公持歸託言已食悉以奉母暨諸弟
食自其少時至性已過人矣親執勞役析薪汲水習爲
之不言苦故事史館纂修及膳錄月給餐錢有差公嘗

於冬月隨永寧公赴館支給衣破絮偃僕簷宇下持錢
出正陽門寒風射絮孔肌栗觸道旁冰澌顛踣復強起
兩踝盡裂旣歸手握錢僵不可解倪太宜人爲之泣下
太宜人旋卒永寧公以敍勞注籍吏部銓赴廣西貧不
克治裝則畱諸子於京師獨之官時公弟存者二人俱
幼公晨執炊治食浣濯縫紉授衣以時弟依兄如母永
寧公貽書曰兩穉累汝良苦良苦它日成立當勿忘汝
恩勤也踰兩年公念都中無可依者乃謀赴廣西以筐
寘二幼弟載一蹇驢已荷擔隨其後重趼數月乃達永
寧公勞之曰汝能自來且攜弟來耶吾得免倚望矣公
性警敏神明內含旣習勞筋骨日益強賓州官署有後
圃暇日學射輒挽強弩迭命中營弁見者謝弗如永寧
公戒之乃折弓矢學書永寧公故稱善書者授以筆法
公好唐人歐陽詢顏真卿書久學之遂復以善書名永
寧公尚清操居官不名一錢方擢永寧州數月旋卒櫬
不克歸公終日號泣然義不受所屬賻遺清江楊慤勤
公方爲廣西布政使聞而歎曰廉吏有令子宜哉分俸
贈焉公稍受之扶柩行至玉山履穿足盡腫匍匐山徑
擔夫憐之昇於擔上始得踰玉山旣歸復走京師扶倪
太宜人柩歸里免喪貧益甚仍走京師傭書以自給居

有閒歎曰家世守詩書吾獨以貧廢學命也然吾聞之學不可以已吾其已乎於是購近代人所謂字書日識數十字尋繹幼時所習書及後來所見諸書推求義訓駘然意解久之遂通筆札以書計爲戶部令史衣食稍給兩弟俱長成公始授室年三十餘矣旋輸貲以流外員用乾隆十三年分發山東是年山東飢檄赴高密監賑吏胥無中飽民感之明年補堞疰驛丞待驛卒有恩郵事無廢旋裁丞缺十四年改補淄川縣典史異時獄卒虐囚多設非法刑不時與飲食獄官漫不省或受獄卒歲時饋佯爲弗知公至則日省視刑具召獄卒語以仁義戒勿虐遇囚有疾捨藥餌暑則與茗飲自公爲典史囚無度死者數從知縣捕蝗不遺力嘗曰捕蝗不難難於不憚勞爾蝗易滋五更露下蝗翅不能蜚集衆圍繞持挺相秘擊築坎以霾之昇炎火以焚之務盡殲乃止稍遲至曉無及矣然公以久露處溼溽蒸鬱胥生瘍老而不瘥亦不以自悔公好循行田野知土宜民以曲直告數語立解縣人習而愛之雖婦穉亦稱之曰我公及清理保甲公至村落望衡宇卽歷數爲某某故城野無伏慝暇則與縣之士大夫文酒相往來灑如也上官亦稔知公欲與量移縣人畱之公亦樂其土風在淄川

幾二十年嘗檄攝博山鄒平典史權淄川縣丞最後崔尚書應階爲山東巡撫令公恭校繕

東巡金石錄公所至善於其職其文采亦足以自見云三十三年以疾告歸未幾公仲子宗瀛官翰林四十二年遇

覃恩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庶吉士加三級四十五年

晉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公之祖父俱封秩如宗瀛官公受封家居十年飭治家廟惠周於戚黨先是公所撫兩幼弟曰思仁曰錦豸公爲思仁入貲授四

川鹽茶庫大使卒於官錦豸客京師亦旋卒公恤其孀婦嫁其遺女以子宗源爲思仁後以宗海爲錦豸後公有季母嫠居事之盡禮撫教從弟錦春年幾弱冠而卒以子宗潢爲之後五十二年宗瀛乞假南還迎養公於京邸五十四年正月歿於邸寢年七十有六原配陳宜人繼配陳宜人有婦德子六人宗濂甘肅玉門縣典史次卽宗瀛四十年乙未科進士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宗源五十一年丙午科舉人宗海宗潢俱國子監生宗溥孫男七人曾孫五人

論曰堞莊驛今改爲巡檢司郵政領於沂水縣宗瀛之

南江文錄 卷九
三
覲省南歸也過塚庄有驛卒年老矣詢知爲公子走謁
喜且泣自言昔時逮事公公之德驛中人至今傳之及
宗瀛奉公北上故時驛卒爭扶杖謁於道有泣下者至
齊河淄川人聞之遠涉道迎或進飲食曰吾公所嗜也
公歿淄川人在都者走哭其邸舍公官止典史而遺澤
及人若此前史稱兩漢吏治最古朱邑桐鄉尤爲人傳
誦然朱邑故桐鄉嗇夫耳秩無崇卑視其政史稱廉平
不苛去後見思公之謂矣

宗人府府丞曹公家傳

公諱學閔字孝如號慕堂山西汾陽人祖諱應璽考諱
曰英俱縣學生贈太僕寺少卿公生有異稟幼時恆見
有人左右之若世俗所繪社公者偶與人言遂不復見
年十二喪父哀毀若成人事母克盡色養勵志力學爲
諸生文譽騰踔乾隆六年舉於鄉計偕下第縱遊東南
名山水嘗獨居杭州西湖襟懷散朗人莫能測旣歸設
教陽城里偕同志爲講學會造詣益邃居母憂營視窀
穸惟謹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武
英殿纂修官功臣館纂修官掌院劉文正公深契之奏

南江文錄 卷九
三
覲省南歸也過塚庄有驛卒年老矣詢知爲公子走謁
喜且泣自言昔時逮事公公之德驛中人至今傳之及
宗瀛奉公北上故時驛卒爭扶杖謁於道有泣下者至
齊河淄川人聞之遠涉道迎或進飲食曰吾公所嗜也
公歿淄川人在都者走哭其邸舍公官止典史而遺澤
及人若此前史稱兩漢吏治最古朱邑桐鄉尤爲人傳
誦然朱邑故桐鄉嗇夫耳秩無崇卑視其政史稱廉平
不苛去後見思公之謂矣

宗人府府丞曹公家傳

公諱學閔字孝如號慕堂山西汾陽人祖諱應璽考諱
曰英俱縣學生贈太僕寺少卿公生有異稟幼時恆見
有人左右之若世俗所繪社公者偶與人言遂不復見
年十二喪父哀毀若成人事母克盡色養勵志力學爲
諸生文譽騰踔乾隆六年舉於鄉計偕下第縱遊東南
名山水嘗獨居杭州西湖襟懷散朗人莫能測旣歸設
教陽城里偕同志爲講學會造詣益邃居母憂營視窀
穸惟謹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武
英殿纂修官功臣館纂修官掌院劉文正公深契之奏

南漢文金
派翰林院辦事二十九年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尋轉刑
科給事中巡視西城北城案無畱贖姦宄屏迹公性樸
誠耻自表襮求名譽居言職未嘗訐人陰私亦無所瞻
顧胸有所見輒見諸言考覈典禮務折衷至當遇雨暘
愆期慚於推廣德意

上以是知公條奏多

報可三十六年擢鴻臚寺少卿洊陟光祿寺少卿通政
司參議太僕寺少卿中間分校會試者一分校順天鄉
試者一所得多知名士四十一年稽察右翼覺羅宗學
扈

蹕灤陽

召見

溫語移時僉謂公且大用矣四十三年因復陳舉人出
結事部議降調四十五年復補鴻臚寺少卿四十八年
擢內閣侍讀學士先是公在臺中嘗建言復辟雍古制
爲部議所格越十餘年

上定自

宸衷

詔建辟雍四十九年落成因追理公前奏
獎其參考古制獨抒所見公具摺謝有云小臣十數年

南江文錄 卷九
章奏猶在

聖主記憶之中一時傳爲異數云五十年預千安宴
錫賚便蕃明年正月擢宗人府府丞仍稽察覺羅宗學
十月以疾請解任時公長子錫齡方以編修督學雲南
受代歸公每誨以圖報

國恩稍酬未竟之志五十二年十二月卒年六十有九
公居家孝睦連遭昆季之喪哀戚稱其情爲學求心得
不屑屑章句爛習史傳好舉古人嘉言媿行爲師法晚
年喜參同契諸書窮其窾奧與人交不苟然諾排解急
難不遺餘力調恤無倦容尤篤鄉誼山右三忠祠三晉

會館俱捐俸爲倡又葺楊忠愍故宅爲祠祀之永定門
外創舉掩骼會釐定條約其勇於爲義若此所著有紫
雲山房詩文集藏於家配任淑人以賢淑見重戚黨後
公八年卒子錫齡乙未科進士京畿道監察御史祝齡
己酉科進士戶部河南司主事孫男九人

邵晉涵曰公寄興蕭遠好扶翼後進春秋招集若給孤
寺左之古藤憫忠寺之海棠黑窑廠之蒹葭晉涵未嘗
不追陪杖履也錫齡與晉涵同鄉薦服闋來京師偕晉
涵躡檀栢訪公及諸老題名相隔幾二十年諸老零落
盡矣嗚呼公之樹立豈僅以文采風流見推於後進耶

孝廉蔣君家傳

君諱勵容字德載世居廣西全州之萬鄉龍水村爲望族考諱振榮直隸慶雲知縣有惠政君昆季六人次居第五性靜默嗜學若飢渴樸於貌而瑩於心讀書遇奧義湛思達旦必得誅然解然後釋嘗曰書以益人神智胸中有窒礙曷以受其益矣故其詮釋經言多闡前人所未發顧不喜爲帖括家言好取宋儒書反覆研討務得其旨歸期於不言而躬行然其文亦日進理洽氣昌率常屈其儕偶諸兄強之應試入州學歲庚子舉於鄉計偕屢報罷注籍吏部以知縣待銓歸里視聲華靡曼

之習泊如也君自少以孝聞善測親旨巧變無方悉由
於誠摯處羣從閒推甘讓煖居常好舉古人嘉言懿行
相切直而詞氣雖怡聞者意醒第四兄勵宣官江南攝
青浦縣事君往省之值徵漕精令君鈎稽簿籍隸人見
君木訥佯左右語君徐合其要老吏精心計者不能欺
爲之咋舌君嚴於取與有以非義干者正色拒之如去
垢浼幕中賓客及僚采往來者初見君疑爲難合旣而
款款殷殷靡不心折泊聞君病歿俱隕涕失聲稱君之
行誼幾於俯仰無愧怍云君卒以乙卯正月年五十有
一娶曹氏筮陸氏俱無出以勵宣子啟錦爲後

論曰余知君在庚子之秋君之文可以行遠行可以摩
世而遽止於斯其命也天漢世有興孝舉廉之令而後
世以舉人之試禮部者稱孝廉識者譏之若君之順於
親嚴於義利斯不愧爲眞孝廉與

膝親飲羹沐不別爲真孝兼與

世以舉人之名顯時香解孝兼齋苦齋之昔昔之即飲
世而邀土飲祺其命也天萬世育興孝舉兼之命而發
論曰余味昏奔與子之沐昏之文何以許茲許可以舉

陶室孫孺人家傳

孺人姓孫氏山陰陽川里人祖諱紹曾康熙中爲名御
史考諱書玉國子監生母姚以節孝旌孺人少端慧知
書稍長嫻禮儀念母茹苦勤織紉佐母薪米計年二十
二歸陶篁村先生陶氏故紹興望族以講學能文世其
家二百年仕宦多清白無一壠之殖以遺子孫先生祖
月川公嘗官彭水知縣漳州同知官歸貧益甚孺人于
歸時逮事祖舅祖姑君舅君姑家門燕洽賓客過從文
酒無虛日以孺人賢命知中饋事祖姑胡太宜人朝夕
奉膳非孺人手調弗善也其後事君姑章太安人亦然

性警敏耳目所睹記終身不忘庭除竈溜條次井井祖
舅晚歲好與子若孫講授文史輒至中夜供秬粃糜飲
無失時孺人方舉子廷珍晨起劔於背操作如平時寢
門省視中幫厠踰躬自浣濯夜則哺兒於膝就榻几篝
燈手製姑章及女妘女叔衣履或紉綻舊衣往往達曙
後連舉子女自哺之未嘗廢事胡太宜人臨沒取竹根
簪授之曰極知汝賢孝能安貧願汝如我壽用昌子孫
此簪所以誌也章太安人偶得疾孺人夜四五起或侍
立竟夕暑月持藥甌過中堂有蛇伏檻側履其尾以爲
敗絮燭之蛇蠕蠕動方大驚蛇帖首徑去不傷人人以
爲孝感所致焉篁村先生以文學著聲海內貧故遠遊
東至淮泗歷燕趙南還客廣陵嶺南白下復兩入八閩
藉束脯所入養其親顧道遠音耗不時至歲丙子大饑
孺人支持內外事屏當箱篋殆盡先生馳歸適女病垂
斃語先生曰母日營甘肥奉堂上歡餘飯一盂以飼子
母未嘗舉箸也歲己卯復饑或至無以舉火孺人擷牆
下桑滿筐使人易酒肴奉章太安人退取越宿炊餅炙
於火與次子廷琬分食其一戒弗令太安人知先生以
高才屢躋棘闈廷珍亦九應鄉試報罷孺人相對激厲
語絕痛然究以彊善力學爲兢兢云先是廷珍少入塾

讀史記孺人退省所業以淮陰侯傳對歎曰世不乏漂
母但少命世才如韓王孫耳廷琬年及冠寒月敝袍不
掩骭意不憚孺人誡之曰汝不思努力獨不念此縷縷
者來處大不易耶其因事善導類此乙未冬以勞瘁邁
危疾自度不起篁村先生視之曰詩有之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婦人從夫甘苦與其汝爲吾家婦四十三年煩
憂徧迫不獲一日之逸豫而將歸冥漠荼則有之薺將
安在吾負汝多矣孺人憮然曰噫嘻仰惟吾祖爲直臣
吾母以節顯竊自懼有忝家聲今幸無違德蒙君高義
垂念糟糠兩兒皆知書識字吾何憾惟不獲終事吾君
姑爲大蹙矣越旬餘章太安人以耄年得痰疾壽終孺
人猶起坐哭臨病益篤丙申正月二日卒年六十有四
子二人廷珍辛卯科舉人分發甘肅候補知縣廷琬辛
丑科進士孫二人孫女五人

論曰晉涵與廷珍廷琬爲昆弟交廷珍客京師嘗述幼
多病善嘔太孺人抱起夜槃姍行室中復恐貽章太安
人憂則於帳中跣兩膝旋行達旦語哽咽不成聲至流
涕乙未冬廷珍聞太孺人疾倉猝歸晉涵以丁吾母憂
南奔廷珍猶及侍母疾數日而晉涵抱恨終天覩顏人
世視廷珍有餘愧矣太孺人家世無拂逆而養親禦窮

鬻子其勞勩倍於人人廷琬以進士家居屬晉涵爲家
傳反覆讀狀蓋與吾母有絕相類者廷珍兄弟勵學砥
行能自顯其親負疚如晉涵惡足以傳太孺人哉

金室項恭人家傳

恭人姓項氏年二十六爲中大夫與齋金公副室謙粹
勤慎能相輔以有成里黨奉爲女師先是與齋公娶王
淑人繼娶吳淑人俱早世恭人來歸公見其端莊深器
之命司內政公秉性至孝終身孺慕遇忌日輒屏酒食
弗御恭人視蘋蘩考先人疇昔所嗜手治腆潔如將進
食然復以不獲親奉盤匱爲恨公好爲德於鄉人以緩
急告必賙之恭人推分解橐無吝色公馭下以寬恩嘗
覲危疾於東江旅舍老僕汪魁元夜禱於神叩頭出血
不爲止其感人之深如此然治家持禮法有過未嘗縱

貫恭人從容慰解徐喻以理令其知悔過公時爲解顏
事公二十年公不問門內事而部畫整秩用能拓前業
而裕後昆者恭人輔翊之力也恭人淳固樸靜厭棄羅
綺尤不喜近時簪飾嘗曰吾少時家故貧荆釵裙布習
而安焉今以餘貲變爲華麗頓改故常吾勿忍且改其
常而務華麗於吾身庸愈乎夫立身以明禮爲先不在
衣食之美水陸之珍珠璣之飾所靡實多靡而不適於
用毋寧崇儉以惜福而因可明吾志乎教子則以義謂
孩提之嘖笑長大之性情見焉養其性情俾歸於醇正
必自孩提始公有從弟曰羽階先生武林詩人也少與
公同學長而相倚若左右手羽階先生爲子娶婦而得
疾舉家惶惑公命恭人理其事自親迎至廟見賓朋之
禮宴謙從之勞賚次第井井羽階先生歎曰吾向聞其
德今乃知其才之裕也然何莫非孝友之德所釀著哉
恭人體素弱恆苦脾泄後以勞瘁病瘧卒年四十有四
時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也後以子泳候補布政司理問
加二級候選運同

誥贈宜人晉贈恭人子一人卽泳孫三人長棧議敘卽
用主事出繼長房省菴公次榷候選翰林院孔目次棣
論曰余撰與齋公墓志歎其能惇倫以推惠於鄉國及

觀恭人行略而知公之一意行義無內顧憂者恭人功
爲多余旣書公大事於志而復著綴其小節附載於恭
人之傳所謂相得益彰者歟恭人不永其年而言動舉
可爲世法詩云釐爾女士鄭箋謂女子而有士行者其
恭人之謂哉

孫母許太孺人家傳

孺人許氏宜興人義寧縣知縣某女字武進孫君枝生
贅於官署甫舉子而夫歿義寧君欲奪其志孺人以死
自誓義寧君曰我豈老悖不知婦人當從一而終哉我
無子族屬衰微莫克任祀事者老將倚女而女倚壻壻
亡女獨居我老誰倚矣因哭不能止孺人收涕對曰立
後以嗣宗祧義也所後之子其才與其不才與命也女
倚壻以生而壻早歿累焉保此藐孤亦命也父母老矣
尚善飯幸而女得終事百年所爲春秋之事請與嗣子
均任其職無遺父母憂義寧君感其言迺止未幾義寧

君疾革始立後割貲之半畀孺人令視後事孺人強起治喪秩理內外卻部民賻贈謂勿墮吾父廉聲躬自屏當簾篋約束僕媪扶父及夫柩輕舟溯三湘下洞庭九江風濤盪播每哀號潮水爲驟減數尺屢覲危險卒無恙至宜興母尋卒迺營治高隴奉父母合葬如禮授嗣子產俾歲修祀事於是攜幼孤從夫柩歸武進孫氏孺人故宦家女習見華縵旣廢居務自刻厲以針黹自給惟教子勵志於學嘗曰語有之寡婦教子無威吾懼焉孫氏自明初賜第武進闕閤之後代以名節相嬗懼汝之不克繩先業也數年學成則使遊學京師以廣其志長孫有異稟多方開導之遂有聞於時乾隆三十年有司以守節事上聞

詔建節孝坊四十五年以子官教諭遇

覃恩勅封太孺人孺人乃稱曰吾少更憂患自信爲命固然爾義所當爲敢不自勗今者子能祿養孫有才名權其盈虛良爲福矣子若孫其以義命自安也先是義寧君嗣子愿魯不數年盡喪所授資孺人恆賜給之春秋祀父母於家其就養於學署也出所置田三十畝爲先世祀田令族黨經理其貲樹先人墓櫬族黨並奉爲女師子勳乾隆二十一年舉人今官句容教諭孫三人

星衍星衡星潤

論曰晉涵過常州聞有孫氏宜興三房者以慈惠稱里中及與星衍交始知所謂三房者以贈君行三其稱宜興者從孺人而言也孺人以完貞成孝而錫類之及人者若此詩不云乎釐爾女士鄭箋謂女子而有士行者其孺人之謂哉

俞太安人家傳

俞安人丙子科舉人封翰林院編修景載先生之繼配也先生與晉涵爲親同姓昆弟晉涵年十一從受經故稱先生安人考諱一鳴官松江府經歷妣余氏早歿安人鞠於祖母能得祖母歡年二十一來歸事姑張太安人克盡孝養張太安人寡言儉自奉躬勤操作安人性情相符合授以事如素嫻習張太安人嘗曰古者稱婦學於姑若新婦迺不待學而能者先生性嚴毅舉止未嘗踰尺寸狎褻之言無由得至於耳安人佐以靜穆屋數椽內外整飭終歲無嬉笑聲先生體羸善病安人亦

時苦胃脘疾然調侍先生藥餌進湯葺夜或數起不以寒暑間恆產不及中人儉歲置於用輒典質簪璫奩篋爲之罄家乏使令凡廚湏餼簞浣濯煩辱之事悉親治之故勞勩倍至先生篤志問學家居讀書課子不稍自暇逸晉涵比屋以居年十四五以多病漸習砦惰夜過半聞先生誦授聲琅然徹戶牖亦知力疾強起執卷就鐙安人紡績佐讀每至丙夜吾母數舉安人之賢爲諸婦法云先生課子嚴時有所督責安人意憐之及先生客他所則趣令進學務倍常課謂童稚心易放讀書忌作輟恆用兢兢其明於大義若此先生自丁丑會試後念張太安人年老戒心遠遊遂不再隨計教課旁縣東脯所入稍豐恆產時見增益奉張太安人甘脆有加安人仍未嘗特具羹葢張太安人年八十餘壽終襄大事竭哀盡誠旣而子瑛擢上第官於

朝安人受

封誥尚泣然悲先姑不及見也先生自傷孤露讀書至小弁之念我辰離騷之言初度必掩卷而哭故終身屏謝世俗所爲生日獻壽之儀先生以丙午二月歿己酉瑛服闋將北上戚黨以安人年七十謀豫集音樂爲安人稱慶瑛徐以爲請安人正色曰先命未改吾忍爲之

哉卒年七十有四子二人瑛甲辰科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改內閣中書玠例貢生女二人並適士族其奩贈之資皆取具於安人十指也晉涵事嫂如母習知門內事會族人將修家譜瑛因屬晉涵據所知者爲之傳

書章孺人事

重光單過之七月予過蘇州始識童君北硯於旅舍自少時習聞其行誼相見如舊識得與忘年之契旣又申以婚姻粵十有三年君行年六十有四孺人年六十戚黨製屏幃將走書京師請余撰題詞道遠不果及予來邗溝有請余補撰者予謂祝嘏稱頌之詞不足以紀實且子聞孺人內行甚悉撫其實莫如書事宜迺據所知者書之孺人章氏會稽道墟里人世爲紹興望族家饒於貲孺人獨喜簡約嫻女訓勤鍼黹厭棄羅綺早歲喪父爲大父所鍾愛嚴於擇對時君方讀書道墟家故貧

布袍蔬食僅自給意氣踈蹶同舍同舍生日哂之君自
若異日章太公杖過書塾顧見君偉視之詢所業精敏
異常兒則大喜還告孺人母曰欲爲女孫相攸今斯得
人矣遂招君於家贅焉童氏代居山陰之昌安累世仕
宦多清白吏無餘貲君少孤家舊貯書籍大半爲人取
去旣脫身遊外家益自振迅不欲久居歲餘逕挾策走
京師然漠然無所遇紹興多聚族居歲時祀事頗近古
人合食禮尤重寒食上塚之祭士大夫攀條怵惕或逾
時悲慟而一二豪家輒聯舫楫飭廚傳佐以簫鼓箏笛
鷓首雜置花卉城內外累屬不絕兒童拍手曰此看上
墳船時也君旣畱京師孺人獨居傷不逮事舅姑寒食
念郊原先隴誰爲奠酒漿治策楚者泣然淚下知君故
有姊適人矣爰解奩中錢使人持告之曰先舅姑上隴
之祭願諉誣女妘俾慰遠遊者心且以伸新婦不獲親
事之痛後遇祀事亦然嗟夫墓祭非古然春秋展視子
孫情有不容已則體有不可廢若夫哀意衰而佐以遊
觀是謂廢禮觀孺人創念先壟肫懇悱惻可以補禮經
而矯末俗矣君北遊數載以誠信孚於人交日廣勇於
爲義好拯人急難嘗爲友人所連染幾得奇禍孺人聞
之不食數日搏頰禱於神祈以身代事解迺已君垂橐

還里門不以自悔嗜義彌甚孺人亦慨慷見義行輒愆
惠之旋迎孺人歸委以家政嗣後遍歷南北閒歲始歸
不逾時復出以爲常舉丈夫子四躬撫視之稍長爲延
師分授以藝皆有成立孺人有遠識事未至而豫爲之
備雖貧居不形支詘宗族姻婭之往來無失禮者遇困
乏則賙惠有加焉論者謂君以才謂爲遠近所推許顧
爲人謀則善而自計則疎然家政悉委孺人則不煩言
而事已集然後知孺人相與有成也童氏故居在白馬
巖爲前明劉忠介講學地余嘗訪白馬巖居值君初歸
自門衙至堂涂肅肅焉几筵樽俎之列秩秩焉徐令諸
子出見雖離焉余起撫巖石拂拭明人題名笑語君曰
講學之流風逮女士矣君輒首肯亦以余言爲善也君
中歲後久遊揚州家日起益勤內行修譜牒繕家廟胥
以身任之孺人乃割曩時奩田十畝供高曾歲事以十
畝佐家廟秩祀之資復念少失怙諱日輒內悲爲相視
墓田起高隴母老月饋時製一於誠信母氏安焉比歲
同居揚州君好任卹孺人亦喜廣慈惠白首矜莊子婦
環侍連舉數孫長知向學矣然君與孺人爲善若不及
恒自兢兢云余子婦爲君姪女嘗述孺人之言曰習勞
則健心無愧則身安我少多疾病爲吾母所哀憐泊食

貧躬自操作自漚廚井檜烹飪浣濯米鹽凌雜並取具
於十指夜取燈檠皮牀版一手哺兒乳一手縫小兒褌
或紉征衣雞三鳴始寐曙卽起不自覺肆勞而飲食勝
常夙疾亦愈行旣久但知日有當作事否則心不安耳
今雖老頗不耐自逸也余謂孺人之所言幾於知道矣
然則孺人之享長年而臻豫順集慶於後昆者以此

